

PROPERTY OF  
THE HUI CHANG BAPTIST ACADEMY  
LIBRARY  
東山培正學校圖書館

古文辭類纂

冊十一





韓退之鄆州溪堂詩并序

○○○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爲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卽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上之二三年公爲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惓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於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爲虜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撥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



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爲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億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爲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旣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纍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喑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使來請。其詩曰。帝奠九壘。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

之。閒。及。我。憲。考。一。收。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飢。無。食。孰。呻。孰。嘆。孰。寃。不。問。不。得。分。願。孰。爲。邦。蝨。節。根。之。螟。羊。很。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磔。之。凡。公。四。封。旣。富。以。疆。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旣。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諏。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蕢。芘。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斃。遺。此。邦。是。麻。

韓退之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

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  
鴈驚行以進平立晚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  
目吏問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  
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  
訾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  
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于  
京師再進再屈千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  
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  
塞職旣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  
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爲之丞  
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  
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  
若相持水漑漑循除鳴斯立痛掃漑對樹二松日哦  
其閒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

知制誥韓愈記

韓退之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

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王勃作遊閣序

王緒作賦。今中丞王公為從事。日作修閣記。並題在閣也。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

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於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

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

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

刺袁州。袁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為當得躬

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倘得一至

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

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

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

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

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閒。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瓦級甃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旣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旣以未得造觀爲嘆。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爲公賦之。



韓退之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  
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邱荒之閒。上高而望。得異處  
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榴豨。卻  
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邱。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爲池。  
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  
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旣  
成。愈請名之。其邱曰竢德之邱。蔽於古而顯於今。有  
竢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  
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  
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  
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  
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  
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

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浙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蝮狄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旣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韓退之河南府同官記。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公嘗與其從事言。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

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故于府之參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滎陽鄭公。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盧公去河南爲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鄭公去汜水爲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爲。趙公去陸渾爲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爲宰相。顧公去登封爲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北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我公去府爲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爲荆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爲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二相國之勞在史冊。顧吏部慎職小心。於時有聲。我公愿潔而沈密。開

亮而卓偉。行茂於宗。事修於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作帥荆南。厥聞休顯。武志既揚。文教亦熙。登槐贊元。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者。以為五公之始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其有忠勞於國家也。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有聞而問者。於是焉書。既五年。始立石刻。其語河南南府參軍舍庭中。於是河東公為左僕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漢南地連七州。戎士十萬。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三公同時。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

名均。姓裴氏。

薑塢先生云記中盧公者盧邁趙公者趙宗儒顧公者顧少連鄭公當即鄭餘

慶新書不載其為汜水主簿及留守東都公送鄭涵校理序云為郎於都官事相公於居守涵即餘慶子

更名澣者也。此餘慶爲留守之證。方侍郎云四番敘述不覺其冗。

韓退之汴州東西水門記。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和會。闐郭溢郭。旣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於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嚚童噉噬。劫衆阻兵。懍懍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爲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旣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爲

邦之郭。以固風氣。以閉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爲觀遊。天子之武。惟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惟隴西公是宣。河之沄沄。源於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韓退之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

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齧者。飲者。溲者。涉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旗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于盃簞筮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

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藜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閒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方侍郎云周人以後無此種格力歐公自謂不能為所謂曉其深處而東坡以所傳為妄於此見知言之難

韓退之題李生壁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自始及今十四



年矣。始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寧復可有是。生之爲交。何其近古人也。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於洛陽。汎舟於清泠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商邱。東望修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枚叔。司馬相如之故文。久立於廟陞閭。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隴西李翱。太原王涯。上谷侯喜。實同與焉。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古文辭類纂五十二

古文精義卷五十二

嘉貞元十六年正月十四日

汝長春子久謝西平陳太

汝后滿林岐之好文公

邯臺下西望南

余繼汝翁

文以

矣春與

非美故林

雜記類二 古文辭類纂五十三

柳子厚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瀧泉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邨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頰頷斷齧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

兼按朱子謂山海經所紀異物有云東西嚮者蓋以其有圖畫

在前故也此言最當子厚不悟作山水記效之蓋無謂也後人又有以子厚此等爲工而效法者益失之矣  
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旣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焉者益驗神旣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旣歸爲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柳子厚永州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蒞永州閱日登城北墉臨於荒野叢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敲仄以入綿谷跨谿皆

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棋。怒者虎鬪。企者鳥厲。挾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於是劔闢朽壤。翦焚榛蕪。決澮溝。導伏流。散爲疎林。洄爲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効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沈於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耆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是野。眉厖齒鯢。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旣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耆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旣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休聲。祝公於明神。漢之二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

萬石君。我公之化。始於閨門。道合於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詞。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柳子厚始得西山宴遊記。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恆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谿。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岬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

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柳子厚鈇鉚潭記 ○○○

鈇鉚潭在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日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旣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淥然。尤

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柳子厚鈞錡潭西小邱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鈞錡潭。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邱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邱之下。枕席而臥，則清泠之狀與目。



謀澹澹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一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邱之勝致之澧鎬鄂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也

柳子厚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

西山由隱

從小邱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佒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

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柳子厚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鈇鉅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支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閒廁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枿石。柗。榎。楮。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

歡而蔓生。輻輳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  
苒衆草。紛紅駭綠。蒼蘄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  
颺蕤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  
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  
主袁氏。故以名焉。

柳子厚石渠記

○

○

白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  
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  
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菖蒲  
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  
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晷。若無窮。  
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  
庥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  
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醜而盈。

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茅順甫云清冽

柳子厚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互石爲底。達於兩涯。若牀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闔。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牀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牀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於此邪。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邪。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閒可樂者數焉。

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柳子厚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一二者。余未信之。

柳子厚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谷傾亞。缺圯。豕得以爲囿。蛇得以爲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荆蠲疏。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易爲堂亭。峭爲杠梁。下上迴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江化爲湖。衆山橫環。嶮闊澗灣。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閒。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爲朝室。又北闢之以爲陰室。作屋於北牖下。以爲陽室。作斯亭於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旣成。作石於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人柳子厚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〇〇〇五十三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閼。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於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恆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

李穆堂云北流

潯水瀨下流字當作枕

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

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於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

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為上室。由上室而

上。有穴北出。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

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弈。故以云。

其山多檉。多楛。多篔簹之竹。多橐吾。多橐吾。穆堂改。多蓑荷。伯父薑。

塢先生云。爾雅菟葵。穎凍注。款冬也。邢疏本草款冬一名橐吾。其鳥多秣歸。石魚之

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秣歸

西。有穴類仙弈。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

有麓環之。泉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

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多石鱖。多條。雷山兩崖皆

東西。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

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修形。糝稌

陰酒。方侍郎云。形當作刑。劔。虔則應。在立魚南。其閒

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

入於潯水。古文辭類纂五十三



柳子厚零陵郡復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郡。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吐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邪。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絜。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

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

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伯父

先生云崔簡以刺連州為州人所訟流死驩州即此厚亦云餌五石病瘍且亂又書與之論石鍾乳則此

記蓋譽其姻連不得謂為信辭矣。零陵郡當作連山郡。文安禮嘗論及之。

柳子厚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遊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

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

清寧。平夷恆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

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為

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

楚。聞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厯賦擾。民訟於

牧。推能濟弊。來蒞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

役。期月。辨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既卒稅。相與歡

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鼙鼓之  
召。雞豚糗醕。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倣焉。然而未  
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  
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爲池。爰  
有嘉木。美卉垂水。藂峯瓏璽。蕭條清風。自生翠烟。自  
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閔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沈浮。嘯  
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於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  
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  
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  
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爲首。在昔裨  
謏。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  
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  
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  
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旣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

撰其事以書於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其直也  
柳子厚館驛使壁記。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途。畢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于甸服。而後接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至於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於櫟陽。其驛七。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灊而南。至於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于盩厔。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西。至於好畤。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於華原。其驛九。其蔽曰方州。方州蓋坊州之誤自咸陽而西。至於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於

關由關之內。束而會之。以至於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飲飫餼饋。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於是。有出納奇贏之數。句會考校之政。大曆十四年。始命御史爲之使。俾考其成。以質於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於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於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於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

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爲之記。遂以韓氏爲首。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

鼎按子厚在御史禮部時文往往摹倣國語而蹊徑不化辭頗蹇塞若饗軍堂江運二記皆然此文較爲明淨雅飭然尚不及永柳以後所爲也

柳子厚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其言其文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爲池。灣然爲溪。其上多楓栝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藻。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灩里閭。誠遊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旣來。其政寬以肆。其風和以廉。旣樂其人。又樂其身。於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於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倨。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

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況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趨趨湘中。爲顛顛客耶。余旣委廢于世。恆得與是山水爲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爲文志之。

柳子厚序飲。

買小邱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於湫。不止於坻。不沈於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旣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歡怵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沈。獨三飲。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痞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

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  
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  
者。有裸裎袒裼以爲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爲  
和者。有以促數糺逖而爲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  
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  
糺逖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衍衍而從容。相以合山水  
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柳子厚序棊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  
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棊  
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  
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  
毫如其第。書之。旣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  
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



使貴者。則皆慄焉昏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某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擊觸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且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某者。故敘。

李習之來南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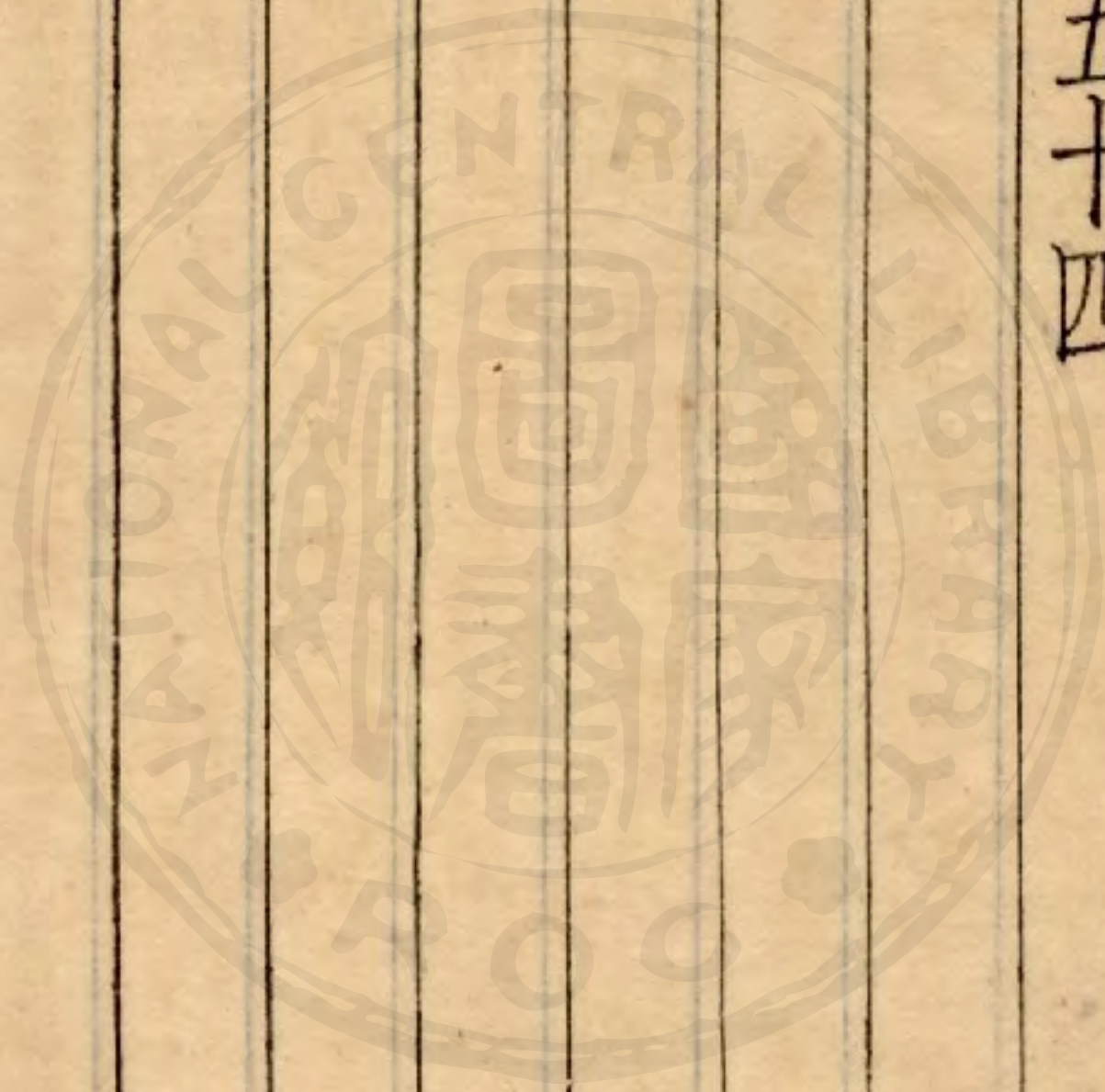
元和三年十月。朔既受嶺南尚書公之命。四年正月  
己丑。自旌善第。以妻子上船於漕。乙未。去東都。韓退  
之。石濬川假舟送予。明日。及故洛東。弔孟東野。遂以  
東野行。濬川以妻疾。自漕口先歸。黃昏。到景雲山居。  
詰朝。登上方。南望嵩山。題姓名記別。既食。韓子孟別予  
西歸。戊戌。予病寒。飲蔥酒以解表。暮宿於鞏。庚子。出  
洛下河。止汴梁口。遂泛汴。流通河於淮。辛丑。及河陰。  
乙巳。次汴州。疾又加。召醫察脈。使人入盧義。二月丁  
未。朔。宿陳留。戊申。莊人自盧義來。宿雍邱。乙酉。次宋  
州。疾漸瘳。壬子。至永城。甲寅。至埇口。丙辰。次泗州。見  
刺史假舟。轉淮上河。如揚州。庚申。下汴渠。入淮。風帆  
及盱眙。風逆。天黑色。水波激。順潮入新浦。壬戌。至楚  
州。丁卯。至揚州。戊辰。上棲靈浮圖。辛未。濟大江。至潤  
州。戊寅。至常州。壬午。至蘇州。癸未。如虎邱之山。息足

千人石。窺劍池。宿望海樓。觀走砌石。將遊報恩。水涸。舟不通。無馬道。不果遊。乙酉。濟松江。丁亥。官艘隙。水溺。舟敗。戊子。至杭州。己丑。如武林之山。臨曲波。觀輪轄。登石橋。宿高亭。晨望平湖。孤山江濤。窮竹道。上新堂。周眺羣峯。聽松風。召靈山。永吟叫猿。山童學反舌聲。癸巳。駕濤江。逆波。至富春。丙申。七里灘。至睦州。庚子。上楊盈川亭。辛丑。至衢州。以妻疾止行。居開元佛寺。臨江亭後。三月丁未朔。朔在衢州。甲子。女某生。四月丙子朔。朔在衢州。與侯高宿石橋。丙戌。去衢州。戊子。自常山上嶺。至玉山。庚寅。至信州。甲午。望弋陽山。怪峯直聳。似華山。丙申。上干越亭。己亥。直渡擔石湖。辛丑。至洪州。遇嶺南使。遊徐孺亭。看荷華。五月壬子。至吉州。壬戌。至虔州。己丑。與韓泰安平渡江。遊靈應山。居。辛未。上大庾嶺。明日。至瀘昌。癸酉。上靈屯西嶺。

見韶石。甲戌宿靈鷲山居。六月乙亥朔。至韶州。丙子。至始興公室。戊寅入東蔭山。看大竹筍如嬰兒。過瀘陽峽。己卯宿清遠峽山。癸未至廣州。自東京至廣州。水道出衢信。七千六百里。出上元西江。七千一百有三十里。自洛川下黃河汴梁。過淮。至淮陰。一千八百有三十里。順流。自淮陰至邵伯。三百有五十里。逆流。自邵伯至江。九十里。自潤州至杭州。八百里。渠有高下。水皆不流。自杭州至常山。六百九十有五里。逆流。多驚灘。以竹索引船。乃可上。自常山至玉山。八十里。陸道。謂之玉山嶺。自玉山至湖。七百有一十里。順流。謂之高溪。自湖至洪州。一百有一十八里。逆流。自洪州至大庾嶺。一千有八百里。逆流。謂之章江。自大庾嶺至瀘昌。一百有一十里。陸道。謂之大庾嶺。自瀘昌至廣州。九百有四十里。順流。謂之瀘江。出韶州。謂之

韶江。

古文辭類纂卷五十四



古文辭類纂卷五十四

七  
中華書局聚

古文精義卷五十四



留

雜記類四

古文辭類纂卷五十五

歐陽永叔仁宗御飛白記 ○○○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於汝陰因得閱書

於子履之室

薑塢先生云陸經字子履洛陽人官集賢修撰

而雲章爛然輝

映日月為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

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

宋史職官志寶文閣在天

章之東西序羣玉藻珠殿之北英宗即位詔以仁宗御書

集藏於閣胡為於子之室

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

幸得與賜焉予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

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

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使得

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

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閑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

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

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為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壠畝之間。而況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書之。夫石韞玉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而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於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燭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茅順甫云。文不用意處。卻有一片渾雄冲淡精神。

神

歐陽永叔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



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

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嘆哉。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論上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爲其邑未踰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於其旁。藏

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制度。為俎豆  
籩篚罇爵簠簋。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穀城縣政  
久廢。狄君居之。期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興學。急  
其有司所不責者。諛諛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  
矣。

歐陽永叔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  
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

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

蘇州按宋仁廟賜梅摯守杭

美東南第一州歐公云賜詩首章者左傳以

者定爾功為武之卒章則首句得稱首章以為杭

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  
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  
為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  
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閒之野。寂

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

出入於江濤浩渺烟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游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薑塢先生云。文雖宋世格調。然勢隨意變。風韻溢於行布。誦之鏘然。

歐陽永叔峴山亭記 ○○○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

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游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旣周。以迴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

政而樂從其游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光祿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烟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閒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求其詳者，皆不復道也。

鼎按歐公此文神韻縹緲如所謂吸風飲露蟬蛻塵蓋者絕世之文也。而其謂誰二句

則實近俗調為文之類。劉海峯欲刪此二句而易下二子相繼於此為羊叔子杜元凱相繼於此。

歐陽永叔遊儵亭記 ○○○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荊州，合沅湘，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為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

憑風濤晦冥之變怪。壯哉是爲勇者之觀也。吾兄晦叔爲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志。能讀前史識其盛衰之跡。聽其言豁如也。困於位卑無所用以老。然其胸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邱臨萬里之流不足以爲適。今吾兄家荊州臨大江捨汪洋誕漫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爲池方不數丈治亭其上反以爲樂何哉。蓋其擊壺而歌解衣而飲陶乎不以汪洋爲大不以方丈爲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夫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者真勇者也。然則水波之漣漪遊魚之上下其爲適也與夫莊周所謂惠施游於濠梁之樂何以異。烏用蛟龍變怪之爲壯哉。故名其亭曰遊條亭。景祐五年四月二日舟中

記。鼎按景祐止四年次年卽寶元元年是年仁宗尚

稱景祐五年爾



歐陽永叔豐樂亭記○

修旣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閒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闕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閒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閒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

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歐陽永叔菱谿石記。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臥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爲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

李濱爲苻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苻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有淮南。淮人爲諱其嫌名。以苻爲菱。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卽劉氏之物也。金僞吳時貴將。與行密共起合肥。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爲兒女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爲編氓。尚有居谿傍者。余感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於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爲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弃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其生

平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堙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可為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薑塢先生云。劉金吳時為濠滁二州刺史。長子仁規。次即劉仁贍也。公於五代史記中。劉仁贍傳內亦具之。而此記云。子孫泯沒無聞。豈忽忘之邪。

歐陽永叔真州東園記 ○ ○

真為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為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為使也。得監察御史襄行馬君仲塗為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余。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

其中以爲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爲射賓之圃。芙蓉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臺巨楹。水光日景。動搖而下上。其寬閒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鸞鷁鳥獸之噪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也。若乃升於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於水。而逐魚鳥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爲我書其大概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於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爲之記。則後孰知

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於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於此，是皆可嘉也。乃為之書。施君為施

昌言許君為許元馬君為馬適

歐陽永叔浮槎山水記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閣山，或曰浮巢二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為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為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為

第十。浮槎之水。棄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爲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軍留後出守廬州。因游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旣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而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

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厭於耳目。又知山林之為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絕，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喜交賢士，敏於為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

故予為志其事，俾世知斯泉發自李侯始也。茅順甫云風韻

脩然薑塢先生云曹能始名勝志引此記云李不疑為郡守不疑未詳何人某按李端愿仁宗時邢州觀

也察使鎮東軍留後知鄧襄二州移廬州不疑蓋端愿

也端愿遵最之子遵最尚萬壽長公主太宗女也故

記有生長富貴之語端愿字公謹一字不疑歐公集中浮槎寺八記詩跋及與李簡牘言李遺水及作記

事簡中數稱其字 歐陽永叔李秀才東園亭記 ○ ○

修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修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為鬪，國相勝敗，然怪其山



川土地。既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鄖蓼相介。纔一二百里。非有古彊諸侯制度。而爲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十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荆夷。蓋於蒲騷鄖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土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閩陬嶺徼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百年閒。未聞出一士。豈其瘠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從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既瘠枯。民急生不舒愉。雖豐居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爲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爲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爲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佳木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閒甚勤。李氏

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閒。益修先人之所爲。予亦壯。不復至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蘖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茁者叢。芟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嘆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甃之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善。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記。

## 歐陽永叔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剗神象之腹者。旣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爲之也。余謂

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閒。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剗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而反移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耶。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雪。天之所以震耀威罰。宜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爲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爲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

暗鳴叱咤。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歐陽永叔叢翠亭記。

九州皆有名山。以爲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漢都。自古常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闕塞萬安。轅轅緱氏。以連嵩少。首尾盤屈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衆山靡迤。或見或否。惟嵩最遠。最獨出。其蘄巖聳秀。拔立諸峯上。而不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嶽俱備。天子巡狩望祭。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若巡檢署之居洛北者。爲尤高。巡檢使內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卽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亭於上。敞其南。北嚮。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峯者。岫者。絡繹聯互。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崒然止。來而向。去而背。傾崖怪壑。若奔若蹲。若鬪

若倚世所謂嵩陽三十六峯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叢列之狀。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既而欲記其始造之歲月。因求修辭而刻之云。

古文辭類纂五十五

古文編卷五十五

昔煥鴻而浴。宿其故。遊之。適。且。因。求。遂。繼。而。候。之。二。不。賓。客。以。酌。食。登。而。茲。之。其。古。所。謂。高。仰。而。盡。湘。望。俎。其。蒼。翠。叢。區。之。米。茲。以。叢。翠。各。其。亭。亭。如。李。吾。與。昔。尚。世。所。謂。高。聖。二。十。六。峯。者。皆。可。以。坐。而。樓。之。因。

雜記類五  
古文辭類纂五十六

曾子固宜黃縣學記

〇〇〇

〇〇〇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爲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

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表。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閒。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樸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疑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



承衰敝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爲曰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

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夫曾子固筠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爲善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楊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縉紳之徒。抗志於強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於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

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惇樸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摩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

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旣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爲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於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蒨。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於庖湏庫廩。各以序爲。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旣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

故為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為記而使歸刻焉鼎按宜州

二記論學之指皆精甚然宜黃記隨筆曲注而渾雄博厚之氣鬱然紙上故最為會文之盛者筠州記體

勢方幅而氣脈亦稍弱矣

會子固徐孺子祠堂記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于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歿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閒擅疆大覲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為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

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爲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棲棲不皇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邱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爲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

THE FU CHING DISTRICT ACADEMY LIBRARY  
東山培正學校圖書館

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為孺子宅。又嘗為臺也。予為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茆為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稱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為記焉。

曾子固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隰水。左邱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隰。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夸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縣東。夸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謂夸水。避桓温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



王二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鴈百里。立塢。壅是水。爲渠。以灌鴈。鴈。楚都也。遂拔之。秦旣得鴈。以爲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大堤。爲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鴈曰故城。鴈入秦。而白起所爲渠。因不廢。引鴈水以灌田。田皆爲沃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數苦旱。川飲者無所取。令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塢。使水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爲約束。時其蓄洩。而止其侵爭。民皆以爲宜也。蓋鴈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及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酈道元以謂溉田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並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蓋水出於西山。

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於既廢。使水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又及疑王莽時而絕。況於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漑田者。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迹。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故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瓌。唐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爲。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塌者蠡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熙寧六年。余爲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爲開封。訪余於東門。爲

余道長渠之事。而諉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余至而問焉。民皆以謂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如其初也。余爲之定著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爲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爲州者之任。故余不得不書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

曾子固越州趙公救菑記。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憮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

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糶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

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蓄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蓄留沙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閒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閒矣。余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其

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蓄。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公救蓄記云。

曾子固擬峴臺記

○

○

○

○

○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閒獨求記於余。初州之東。其城因大邱。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闕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毀。蓋藏棄委於榛藂蕪草之間。未有卽而

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甃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爲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梳勁觴，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沈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聚落，樹陰晻曖，遊人行旅，隱見而斷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雲烟開斂，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富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蓄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

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旣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圖同其樂也。故予爲之記。其成之年月日。嘉祐二年之九月九日也。

開會子固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熙寧元年冬。廣德軍作新門鼓角樓成。太守合文武賓屬以落之。旣而以書走京師。屬鞏曰。爲我記之。鞏辭不能書。反覆至五六。辭不獲。乃爲其文曰。蓋廣德居吳之西疆。故障之墟。境大壤沃。食貨富穰。人力有餘。而獄訟赴訴。財貢輸入。以縣附宣。道路回阻。衆不便利。歷世久之。太宗皇帝在位四年。乃按地圖。因縣立軍。使得奏事專決。體如大邦。自是以來。田里辨爭。歲時稅調。始不勤遠。人用宜之。而門閤隘庫。樓觀弗



飾於以納天子之命。出令行化。朝夕吏民。交通四方。覽示賓客。弊在簡陋。不中度程。治平四年。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錢公輔守是邦。始因豐年。聚材積土。將改而新之。會尚書駕部郎中朱公壽昌來繼其任。明年政成。封內無事。乃擇能吏。揆時庀徒。以畚以築。以繩以削。門阿是經。觀闕是營。不督不期。役者自勸。自冬十月甲子始事。至十二月甲子卒功。崇墉崛興。複宇相瞰。壯不及僭。麗不及奢。憲度政理。於是出納士吏賓客。於是馳走尊施。一邦不失宜稱。至於伐鼓鳴角。以警昏昕。下漏數刻。以節晝夜。則又新是四器。列而棲之。邦人士女。易其聽觀。莫不悅喜。推美誦勤。夫禮有必隆。不得而殺。政有必舉。不得而廢。二公於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書美實。使是邦之人。百世之下。於二公之德。尚有考也。

曾子固學舍記。

予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時。闕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知好之。則于是銳意欲與之並。而是時家事亦滋出。自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譙苦。雖汴淮泗。出于京師。東方則絕江舟漕河之渠。踰五湖。並封禺。會稽之山。出于東海上。南方則載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庾嶺。繇真陽之瀧。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魚洶湧。湍石之川。巔崖莽林。魑虺之聚。與夫雨暘寒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此予之所單遊。遠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器用。箕筥碎細之閒。此予之所經營以養也。天傾地壞。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積時之勞。乃畢大事。此予之所邁禍而憂艱也。太夫人所志。與夫弟婚妹嫁。

四時之祠。與夫屬人外親之問。王事之輸。此予之所  
皇皇而不足也。予于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  
序。蓋其一二之物也。得其閒時。挾書以學。于夫爲身  
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專  
力盡思。琢雕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之  
作者爲並。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自視而嗟也。今  
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擾多事故益甚。予之力無以  
爲。乃休于家。而卽其旁之草舍以學。或疾其卑。議其  
隘者。予顧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勞心困形。以役  
于事者。有以爲之矣。予之卑巷窮廬。冗衣礮飯。芑莧  
之羹。隱約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  
之疾。則有之。可以進于道者。學之有不至。至于文章。  
平生所好慕。爲之有不暇也。若夫土堅木好。高大之  
觀。固世之聰明豪雋。挾長而有恃者所得爲。若予之

拙。豈能易而志彼哉。遂歷道其少長出處。與夫好慕之心。以爲學舍記。

曾子固齊州二堂記。言學之旨不主于文章。

齊濱灤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爲舍以寓。去則徹之。旣費且陋。乃爲徙官之廢屋。爲一堂于灤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于壽邱。就時于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邱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邱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邱。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

于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媯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予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乃居媯汭。則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乃因媯水出于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爲信然也。今灤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至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于黑水之灣者。而見之于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

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灤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齊者。皆于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于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灤水之旁出者也。灤水嘗見于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灤。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灤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灤上之南堂。其西南則灤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灤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爲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也。熙寧六年二月己丑記。

帝曾子固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

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

○五十一 曾子固序越州鑑湖圖

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

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爲也。至今九百  
 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二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  
 東南者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於東江。其北隄石槌  
 一。陰溝十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  
 者皆溉之。州之東六十里。自東城至於東江。其南隄  
 陰溝十有四。通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並山西並隄。  
 東屬江者皆溉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  
 田。田之東並城南並隄。北濱漕渠。西屬江者皆溉之。  
 總之溉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  
 溉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至江者盡於九千頃也。其  
 東曰曹娥斗門。曰橐口斗門。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  
 之以入於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曰新逕斗門。水之  
 循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於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  
 去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閒。疏爲二門。而以



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之。使入於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溉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者也。由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也。宋興。民始有盜湖爲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戶。慶曆之間。二戶。爲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爲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於治平之間。盜湖爲田者。凡八千餘戶。爲田七百餘頃。而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爲漕渠。自州至於東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風涇。至於桐鳴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自此以來。人爭爲計說。蔣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者。杜杞則謂盜湖爲田者。利在縱湖水。一雨。則放聲以動州縣。而斗門輒發。故爲之立

石則水。一在五雲橋。水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在跨湖橋。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鑰。使皆納於州。水溢則遣官視則。而謹其閉縱。又以謂宜益理隄防斗門。其敢田者。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爲未也。又以謂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之名。課其督察。而爲之殿賞。吳奎則謂每歲農隙。當僦人濬湖。積其泥塗。以爲邱阜。使縣主役。而州與轉運使提點刑獄。督攝賞罰之。張次山則謂湖廢僅有存者。難卒復。宜益廣漕路。及他便利處。使可漕。及注民田。里置石柱以識之。柱之內禁敢田者。刁約則謂宜斥湖三之一。與民爲田。而益隄使高一丈。則湖可不開。而其利自復。范師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禁。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孰禦。又以湖水較之。高於城中之水。或三尺有五寸。或二尺有

六寸。而益隄壅水使高。則水之敗城郭廬舍可必也。張伯玉則謂日役五千人濬湖。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至三尺。當九歲畢。然恐工起之日。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雖有智者。猶不能必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隄。使高八尺。當一歲畢。其竹木費。凡九十二萬有三千。計越之戶二十萬。有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足。如是。則利可坐收。而人不煩弊。陳宗言。趙誠復以水勢高下難之。又以謂宜從吳奎之議。以歲月復湖。當是時。都水善其言。又以謂宜增賞罰之令。其爲說如此。可謂博矣。朝廷未嘗不聽用。著之於法。故罰有自錢三百至於千。又至於五萬。刑有杖百。至於徒二年。其文可謂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濬。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爲田。太守孟顓

不聽。又求休蝗湖爲田。顛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詆之。則利於請湖爲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由漢歷吳。晉以來接於唐。又接於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廢者。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爲鎮。或以一國自王。內有供養祿廩之須。外有貢輸問饋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強水土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錢鏐之法最詳。至今尚多傳於人者。則其利之不廢有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爲一。而安於承平之故。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湖爲田者。其言語氣力往往足以動人。至於脩水土之利。則又費財動衆。從古所難。故鄭國之役。以謂足以疲秦。而西門豹之治鄴渠。人亦以爲煩苦。其故如此。則吾之吏孰肯任難當之怨。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說雖博而未嘗行。法雖密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

多。湖之所以日廢。由是而已。故以爲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千歲之湖。廢興利害。較然易見。然自慶曆以來。三十餘年。遭吏治之因循。至於旣廢。而世猶莫寤其所以然。況於事之隱微。難得而考者。由苟簡之故。而弛壞于冥冥之中。又可知其所以然乎。今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旣饒矣。此游談之士。爲利於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盡廢。則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覩也。使湖盡廢。則湖下之爲田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所未覩者。故曰此游談之士。爲利於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好辯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也。夫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此議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之。濬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者

之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爲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不並，則益堤未爲有補也。故曰：此好辯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二者旣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蓄泄，則有閉縱之法矣。欲痛絕敢田者，則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責於州縣，與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每歲農隙濬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若干，爲日幾何，欲知增隄，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欲知濬湖之泥塗，積之何所，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論之矣。誠能收衆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在我者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

何利之不可復哉。鞏初蒙恩通判此州。問湖之廢興於人。求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圖於兩縣。問書於州與河渠司。至於參覈之而圖成。熟究之而書具。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爲論次。庶夫計議者有考焉。熙寧一二年冬。臥龍齋。

古文辭類纂五十六

古文精義卷之六

去書照寧一一半冬

而書具然於味害之

繼問書於此與民聚

於人亦言指言味害

向味之不可射姑寧





雜記類六 蘇明允木假山記 古文辭類纂五十七

蘇明允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沈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二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

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有所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一二峯。一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感也夫。

蘇明允張益州畫像記。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閒。其命往撫朕師。乃惟疑推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日。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

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旣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噐之鼓。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旣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繫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礮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

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慷慨有節。以度量容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天子在阼。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詳。往卽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

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闈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芄芄。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蘇子瞻石鐘山記

○

○

○

○

○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

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硃硃然。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

聞。始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嘆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蘇子瞻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鋪糟啜醢。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爲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

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事民亦安。余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



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蘇子瞻遊桓山記。○○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一二子遊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爲可得而害也。且死爲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旣已化爲飛塵。蕩爲冷風矣。而況於椁乎。況於從

死之臣妾。飯含之貝玉乎。使魑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魑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二三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瀾瀾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闋而去。從遊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適。王肆。軾之子邁。煥之子彥舉。二二三子皆

蘇子瞻醉白堂記。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旣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

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爲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入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強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無。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謀。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

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游，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己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頌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爲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爲聖，白圭自以爲禹，司馬長卿自以爲相如，楊雄自以爲孟軻，崔浩自以爲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爲記，而未果。旣葬，忠彥以告軾，以爲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其蘇子瞻靈壁張氏園亭記。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勸

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修竹森然。以高。喬木蒼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爲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爲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柏。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夏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鼈筍茹。可以饋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靈壁。而爲此園。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任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饑飽而已。然

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爲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爲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履。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記。

蘇子由武昌九曲亭記。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陂陀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櫨。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人。好客而喜遊。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

成吾亭邪。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至其翻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爲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灑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蘇子由東軒記。

余旣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濱。水患尤甚。旣至。敝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



圯缺。闢聽事堂之東爲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爲宴  
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一人者。適  
皆罷去。事委於一。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  
市人爭尋尺以自效。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  
知夜之旣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  
者。每日暮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  
少年讀書。竊嘗怪以顏子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  
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爲雖不欲仕。然抱關擊  
柝。尚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  
及來筠州。勤勞米鹽之閒。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  
解羈縻。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  
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升斗之祿。以自給者。  
良以其害於所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沈酣  
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爲樂矣。及其循理以求

道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爲大。與死生之爲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汙。睇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顏氏之福。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爲魯司寇。下爲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旣以譴來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伏田里。治先人之敝廬。爲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法 作 文 詩

THE  
PUI CHING  
LIBRARY

私立培正中學圖書館

借 閱 者 注 意

- (一) 加意愛護勿失原有形狀
- (二) 損壞或遺失應照原價賠償
- (三) 借閱期滿欲繼續借閱者須持書到館聲明但本館於必要收回時須即繳還
- (四) 逾期不歸還者應照章繳納罰金

國家圖書館



001182234



830

757

13

v. 11

舊